

情史

中华藏典(二)名家藏书

十八

情
史
(上)

情

史

(上)

【明】

冯梦龙

辑评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情史》，全称《情史类略》，又名《情天宝鉴》，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辑评。全书二十四卷，凡八百二十二篇。其中大部分篇目系编纂者辑录《烈女传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玉堂闲话》、《青楼集》等历代文献、笔记、小说中的有关情爱故事，经过编纂加工而成；也有部分篇目为编纂者根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进行改写或创作而成。一些篇目后有编纂者的评语，这些评语或补充见闻，或评述故事，褒贬分明，文笔犀利，语词清丽。

《情史》辑录的故事上起周秦，下迄明代，汇集了两千年间各色人等的情爱之事，可称为一部爱情小说集。冯梦龙在序言中说：“我欲立情教，教诲诸众生。”并且认为：“六经皆以情教也。”倡导“情教”，意在通过书中故事，歌颂赞美纯洁、忠贞的情爱，揭露鞭笞肮脏、丑恶的言行。这在书中首先表现为猛烈地抨击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宋明理学，充分肯定人欲，张扬人性，称赞男女爱情；其次表现为歌颂男女青年反抗封建礼教、争取婚姻自由、为情而死、为情而生的勇猛行为。在艺术方面，书中的许多作品故事性强，情节组织巧妙，描写细腻，人物形象突出，语言典雅，具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书中不少篇目成为后来小说与戏曲创作的主要材料来源，像冯梦龙的“三言”、凌濛初的“二拍”，即有一些故事据此书的《杜十娘》、《沈小霞妾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张幼谦》、《满少卿》等篇目敷演而成。

叶昌炽治廬室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叶昌炽（清同治元年—民国九年），字颂鲁，号缘袈，又号鞠裳，

自题缘^裂庐主人、蓬大夫等。其先人本浙江绍兴籍，后入籍长州。叶昌炽一生屡遭不幸：家道中落、科举多舛、门祚衰绝、宦途失意。除了短暂的愉快时光外，经常不是为科第和生活所困，便是为国事或家事而忧。叶昌炽一生的名山事业是《藏书纪事诗》的编纂。此书的编纂始于光绪十年，至光绪十六年成书，历时七年。他遍采正史、方志、官私簿录、古今文集、野史稗乘等，只要是与藏书家史实有关者，无不采集哀录。以藏书家为单位，每家吟七言绝句一首，诗下采录各条史实原文。实为第一部治中国藏书家历史的专书，在近代学术界颇有影响。以后，《藏书纪事诗》几乎成为一种专门体裁，仿其体例而作、而读、而补的人络绎不绝。有人甚至说：“文字一日不灭，此书必永存天壤。”叶昌炽自己也是一位藏书家。虽然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，他的“治^廬室”所藏古籍只有向杨守敬购得的北宋本广韵、南宋本竹友集等寥寥数种，叶昌炽却很有自知之明地以苏州先哲遗书为收藏重点。治^廬室总共大约~~五百部~~^{五百部}藏书中，苏州人的著作便有~~将近~~^{将近}余部，其中明代文集又占了半数以上。治^廬室藏书除购自书肆外，不少是师友所赠或自家抄录的。他死后刊行的日记选《缘^裂庐日记抄》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

卷十二 情媒类

卢二舅

昔有卢、李二生，隐居太白山读书，兼习吐纳导引之术。一旦，李生告归，曰：“某不能甘此寒苦，且浪迹江湖。”诀别而去。

后李生知橘子园，人吏隐欺，欠折官钱数万贯，羈縻不得东归，贫甚。偶过扬州阿使桥，逢一人，草屨布衫，视之，乃卢生。生昔号二舅。李生与语，哀其褴褛，卢生大骂曰：“我贫贱何畏？公不作好官身，凡弊之所，又有欠负，身被囚拘，尚有面目相见乎？”李生厚谢。二舅笑曰：“居处不远，明日即将奉迎。”

至旦，果有一仆者，驰骏足来云：“二舅遣迎郎君。”既去，马疾如风，过城南数十里，路侧朱门斜开，二舅出迎，皇冠霞帔，容貌光泽，侍婢数十人，与桥下仪状全别，邀李生中堂宴饌。名花异木，若在云霄。既夜，引李生入北亭命酌，曰：“兼与公求得佐酒者，颇善箜篌。”须臾，红烛引一女子至，容色极艳，新声甚嘉。李生视箜篌上，有朱字一行云：“天际识归舟，云间辨江树。”酒罢，二舅曰：“愿作婚

姻否？”李生曰：“某安敢。”二舅许为成之。又曰：“公所欠官钱多少？”曰：“二万贯。”乃与一拄杖曰：“将此于波斯店取钱。可以此学道，无自秽也。”才晓，前马至，二舅令李生去，送出门。波斯见拄杖，惊曰：“此卢二舅拄杖，何以得之？”依言付钱，遂得无事。

其年，往汴州，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。既婚，颇类卢二舅北亭子所睹者，复解箜篌，果有朱书字，视之，“天际”之诗两句也。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，妻曰：“少年兄弟戏书此，昨梦使者云‘仙官追’，一如公所言也。”李生叹讶。却寻二舅之居，唯见荒草，不复睹亭台矣。出《逸史》。

二舅曾未显然作伐，然阴以红丝系足矣。神仙从无诳语。

氤氲大使

朱起，家居阳翟，年逾弱冠，姿韵爽逸。伯氏虞部有妓女宠之，艳秀明媚，起甚留意，缘馆院各别，种种碍隔。起一志不移，精神恍惚。有密友诣都辇，起送至郊外，独回之次，路逢青巾短袍，担筇杖药篮者，熟视起曰：“郎君幸值贫道，否则危矣。”起骇异，下马揖之。青巾曰：“君有急，直言，吾能济之。”起再拜，以宠事诉。青巾叹曰：“世人阴阳之契，有缱绻司总统，其长官号氤氲大使，诸夙缘冥数当合者，须鸳鸯牒下乃成，虽伉俪之正，婢妾之微，买笑之略，偷期之秘，凡仙交会，华戎配接，率由一道焉。我即为

子嘱之。”临去，篮中取一扇授起，曰：“是坤灵扇子，凡访宠，以扇自蔽，人皆不见。自此七日外可合，十五年而绝。”起归如戒，往来无阻。后果十五年，宠疫病而殁。出《清异录》。

有缘自合，何须坤灵扇子帮衬？青巾亦多事矣。

潘法成

陈妙常，宋女贞观尼姑也。年二十余，姿色出群，能诗，尤善琴。张于湖授临江令，途宿女贞观。见妙常，惊讶，以词挑之。妙常拒之甚峻。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，情洽。潘密告于湖，令投词托言旧所聘定，遂断为夫妇。

陈 诩

湘人陈诩，登第，授岳阳教官。夜逾墙与妓江柳狎，颇为人所知。时孟之经守岳，闻其故。一日，公宴，江柳不侍。呼至，杖之，文其眉鬓间以“陈诩”二字，乃押隶辰州。妓之父母诣学宫告云：“自岳去辰八百里，且求资粮。”陈且泣且悔，罄其所有，及资衣物，得千缗。以六百赠柳，余付监押吏卒，令善视。且以词饯别，云：“鬓边一点似飞鸦，休把翠钿遮。二年三载，千阑百就，今日天涯。杨花又逐东风去，随分入人家。要不思量，除非酒醒，休照菱花。”柳将行，会陆云西以荆湖制司干官，奉檄至岳。与陈

有故。将至，陈先出迎，以情告陆。陆即取空名制干扎填陈姓名，檄入制幙，既而并迎。陆入，即开宴。陆曰：“闻籍中有江柳者，善讴，谁是也？”孟即呼至。柳花钿隐眉间所文。饮间，陆越语孟曰：“能以柳见予否？”孟曰：“唯命。”陆笑曰：“君尚不能容一陈教，岂能与我！”孟因叙杨之过，陆叹慨。既而终席，陆呼柳问其事，柳出诂送别词，陆大嗟赏，而再登席。陆举词示孟，且诮之曰：“君试目此作，可谓不知人矣！今制司檄诂入幕，将若之何？”孟求解于陆，并召诂同宴。明日，列荐诂，且除柳名。陆遂将诂如江陵，见之间公秋壑，俾充幕寮。诂不特诂一时之辱，且有幸进之喜。至今巴陵传为佳话焉。

赵汝舟

樊城赵生汝舟，字君牧，年少负才，未获佳偶。有谢姬携女自洛阳来，寓居南曲。女名素秋，才色无双，誓非才士，必不失身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男中赵汝舟，女中谢素秋。”生闻之，因往访焉。不遇，睹庭间红梨花盛开，因题诗于壁云：“换却冰肌玉骨胎，丹心吐出异香来。武陵溪畔人休说，只恐夭桃不敢开。”女归，读其诗，甚悔。因和云：“本分天然白雪香，谁知今日却浓妆。秋千院落溶溶月，羞睹红脂睡海棠。”以诗寄生，且订晤期。会有无赖子挟势求欢，女不从，逐之使行，遂还洛阳。生怅快不已。适故人刘辅为洛阳太守，遣使招生。生喜，即日束装赴之。及相见，首以谢素秋为问。刘本意虑生花柳荡志，欲令习静理业，得

问茫然。乃伪令人征素秋侑觞，而以病死还报，冀绝其念。生叹惋不已，馆于王参军废园，因而成病。辅为求医，生却之曰：“吾病非药饵可疗，除是素秋重生耳！”辅乃授计于素秋，使伪为王参军女，月夜彷徨园亭。生望之心动，遽前挑之，宛转成好，郁抱顿开。久之，试期渐逼，生恋女，未有行色。辅复嘱卖花姬携筐诣园，伪为奠其亡儿者。生问之，对曰：“昔王参军有女甚美，亡瘞园中红梨树下。每月明之夜，往往出现魅人，吾子以是妖死。今忌日，故奠之耳。”生询女状貌服色相类，大惧，即夕携寓他室。及明，遂辞辅诣临安。辅厚赠资斧。生是岁登第，得选还乡，道从洛阳谢辅。辅觞之，命素秋见，生大骇。辅笑述始末，生喜极。辅为治婚礼，竟为夫妇。今传奇有《梨花记》，或作《谢金莲》。

姚牧庵

姚牧庵为翰林学士承旨日，玉堂设宴，歌妓罗列，中一人秀丽闲雅，微操闽音。公使来前，问其履历。初不以实对，叩之再，泣而诉曰：“妾乃建宁人氏，真西山后也。父官朔方，禄薄不足以给，侵货公帑无偿，遂卖入娼家，流落至此。”公命之坐。仍遣使诣丞相三宝奴，请为落籍。丞相素敬公，意公欲以侍巾栉，即令教坊简籍除之。公得报，语一小史黄垓曰：“我以此女为汝妻，女即以我为父也。”史忻然从命。史后至显官。京师相传，以为盛事。

按：牧庵名燧，枢之侄也。致政家居，年八十时，夏月

沐浴，有侍妾在侧，公因私焉。妾前拜曰：“主公年老，贱妾倘有娠，家人必见疑，愿赐识验。”公因捉其肚围题诗于上云：“八十年来遇此春，此春遇后更无春，纵然不得扶持力，也作坟前拜扫人。”未几，公薨。后此妾果有子，家人疑其外通，妾出此诗遂解。

马光祖

有士人逾墙，偷入室女，事觉到官。府尹马光祖（号裕斋），面试《逾墙搂处子》诗。士人秉笔云：“花柳平生债，风流一段愁。逾墙乘兴下，处子有心搂。谢玉应潜越，韩香许暗偷。有情还爱欲，无语强娇羞。不负秦楼约，安知汉狱囚？玉颜丽如此，何用读书求。”光祖判云：“多情多爱，还了生平花柳债，好个檀郎，室女为妻也合当。杰才高作，聊赠青蚨三百索。烛影摇红，记取媒人是马公。”文士既幸免罪，反因此得佳偶。

此事不可为训。风流太守，偶示一奇，亦何不可！

西毕氏

西毕氏中岁无子，甚忧；然与妻恩爱，不忍置妾。醉后，其妻阴以侍婢与睡，即有娠，毕疑之。既产子，欲毙之，其妻以实告，乃纳其婢，试之，明年复产一子，遂释然，乃感其妻。后二子济川、济时，相继登进士。济川为翰

林编修。

聂胜琼

聂胜琼，宋时名妓也，资性慧黠。李之问诣京师，见而悦之，遂与结好。及将行，胜琼饯别于莲花楼。别旬日，复作《鹧鸪天》词寄之，云：“玉惨花愁出凤城，莲花楼下柳青青。清樽一曲阳关后，别个人人第五程。寻好梦，梦难成，况谁知我此时情。枕前泪共檐前雨，隔个窗儿滴到明。”李藏篋间，抵家，为其妻所得。问之，具以实告。妻爱其语句清俊，遂出妆奁资夫娶归。琼至，损其妆饰，委曲奉事主母，终身和好，无间隙焉。

秣芳亭

巨野有秣芳亭，邑人秋成报祭所也。一日，乡耆谋立石其中，延士人王维翰书“秣芳亭”字，久之，未至。有妓谢天香者，问云：“祀事既毕，何为迟留不饮？”众曰：“伺维翰书石耳！”谢遂以身衣当笔，书“秣芳”二字。会维翰至，书“亭”字以完之。父老遂刻之石，王、谢遂成夫妇。后王戏谢诗云：“昔日章台曾舞腰，行人无不折枝条。”天香曰：“从今已付丹青手，一任狂风不动摇。”

陈 孚

陈孚，字刚中，台州人。至元年，曾以布衣献《大一统赋》。初尝为僧，以避世变。忽一日，大书所作于其父执某之粉墙上，云：“我不学寇丞相，地黄变发发如漆。又不学张长史，醉后挥毫扫狂墨。平生绀发三十丈，几度和云眠石上。不合感时怒冲冠，天公罚作圆顶相。肺肝本无儿女情，亦岂惜此双鬓青。只忆山间秋月冷，搔首不见蓬鬓影。”父执见之笑曰：“此子欲归俗矣！”即命养发。经半年馀，以女妻之。刚中虽获佳偶，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薄之，遂携家入京。馆阁诸老，交章荐举，竟入翰林，赏摄礼部郎中，副梁尚书曾使交趾。至交州，赋诗曰：“老母越南垂白发，病妻塞北倚黄昏。蛮烟瘴雨交州客，三处相思一梦魂。”

高 季 迪

高季迪（启），年十八，未娶。妇翁周仲建有疾，季迪往唁之。周出《芦雁图》命题。季迪走笔赋曰：“西风吹折荻花枝，好鸟飞来羽翮垂。沙阔水寒鱼不见，满身风露立多时。”仲建笑曰：“是子求室也！”即择吉，以女妻焉。

杨越渔

越渔者，杨翁女也，容貌美丽。为诗不过两句，或问：“何不终篇？”答曰：“无奈情思缠绕，至两句，即思乱不胜。”有谢生求娶。父曰：“吾女宜配公卿。”谢曰：“谚曰：‘少女少郎，相乐不忘。少女老翁，苦乐不同。’安有少年公卿耶？”翁曰：“吾女词多两句，子能续之，而称其意，则妻矣。”遂以女诗示谢。女诗云：“珠帘半床月，青竹满林风。”谢续云：“何事今宵景，无人解与同。”又诗云：“春尽花随尽，其如自是花。”谢续云：“从来说花意，不过此容华。”女览诗，叹曰：“天生吾夫也！”遂为夫妇。多引泛江湖，唱和为乐。后七年春日，杨忽题诗二句云：“明月易亏轮，好花难恋春。”谢讶曰：“何故作此不祥语？”女曰：“君且续之。”谢应声云：“常将花月恨，并作可怜人。”女曰：“逝水难驻，千万自保。”即以首枕生膝而逝。

郭暖

郭暖宴客，有婢镜儿，善弹箏，姿色绝代。李端在坐，时窃寓目，属意甚深。暖觉之，曰：“李生能以‘弹箏’为题，赋诗娱客，吾当不惜此女。”李即席口号曰：“鸣箏金粟柱，素手玉房前。欲得周郎顾，时时误拂弦。”暖大称喜，彻席上金玉酒器，并以镜儿赠李。

郭暖，粗豪公子，终是大家门风手段。

武昌妓

韦蟾廉问鄂州，及罢任，宾僚盛陈祖席。蟾遂书《文选》句云：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登山临水送将归。”以笺毫授宾从，请续其句。座中怅望，皆思不属。逡巡，女妓泫然起曰：“某不才，不敢染，欲口占两句。”韦大惊异，令随口拈云：“武昌无限新栽柳，不见杨花扑面飞。”座客莫不嘉叹。韦令唱作“杨柳枝”词，极欢而散。赠数十千，纳之。翌日，共载而发。出《抒情诗》。

赵令畤

赵令畤，字德麟，号聊复翁，袭封安宅郡王，善词。刘翥（字伟明）既丧爱妾，而不能忘。赵为《清平乐》词云：“东风依旧，着意隋堤柳。搓得鹅儿黄欲就，天气清明时候。

去年紫陌青门，今宵雨魄云魂。断送一生憔悴，能消几个黄昏。”有王氏女，聪慧，父母为择配未偶，壮年不嫁。作《咏怀》诗曰：“白藕作花风已秋，不堪残睡更回头。晚云带雨归飞急，去作西窗一夜愁。”赵鰥居，见诗，遂求婚焉。人以为二十八字媒云。

清江引

刘婆惜，乐人李四之妻也，与江右杨春秀同时，颇通文墨，滑稽歌舞，迥出其流，时贵多重之。先与抚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，苦其夫间阻，一日偕宵遁，事觉，决杖，刘负愧，将之广海居焉。道经赣州，时有全音庵拨里，字子仁，由礼部尚书，值天下多故，选用除赣州监郡。平昔文章政事，扬历台省，但未免花酒之癖，每日公馀，即与士夫酣歌赋诗。帽上常喜簪花，否则或果或叶，亦簪一枝。一日，刘之广海，过赣，谒全公。全曰：“刑馀之妇，无足与也。”刘谓阎者曰：“妾欲之广海，誓不复还。久闻尚书清誉，获一见而逝，死无憾也。”全哀其志而与进焉。时宾朋满座，全帽上簪青梅一枝，行酒，全口占《清江引》曲云：“青青子儿枝上结。”令宾朋续之。众未有对者，刘敛衽进前曰：“能容妾入词乎？”全曰：“可。”刘应声曰：“青青子儿枝上结，引惹人攀折。其中全子仁，就里滋味别。只为你酸溜溜，意儿难弃舍。”全大称赏，由是顾宠无间，纳为侧室。后兵兴，全死节。刘克守妇道，善终其家。

回回偈

至正间，明州女子柳含春，年十六，患病，祷于延庆寺关王神而愈，因绣幡往酬之。一少年僧颇聪慧，窥柳氏姿而

悦之，因以其姓，戏作咒语，诵于佛前，名曰《回回偈》。其词云：“江南柳，嫩绿未成阴。枝软不堪轻折取，黄鹂飞上力难禁。留取待春深。”女亦甚慧，闻而憾之，归告于父。时方国珍据明州，父因讼之。国珍捕诸僧至，讯作词之姓名。对曰：“姓竺名月华。”国珍乃召匠氏，作大竹筒，将纳僧以沉诸江，谓曰：“我说取汝姓作一偈，送汝归东流。”因吟曰：“江南竹，巧匠作为筒。付与法师藏法体，碧波深处伴蛟龙。方知色是空。”僧惶恐伏气，叩头告哀云：“死，吾分也，要乞容一言。”国珍许之。僧复吟曰：“江南月，如镜亦如钩。如镜不临红粉面，如钩不上画帘头。空自照东流。”国珍知其以名为答，笑而释之，且令蓄发，以柳氏配为夫妇。

吟词不差，还是错做了和尚。

马仲叔

辽东马仲叔、王志都，相知至厚。仲叔先亡，忽见形谓志都曰：“吾不幸先亡，心恒相念，念卿无妇，当为卿得妇。”遂与之期。至日，大风昼昏。向暮，果有女子在寝中。志都问其由，曰：“我河南人，父为清河太守，临当见嫁，不知何得至此。”志都告之故，遂成夫妇。往诣其家，大喜，以为天授也。后生一男，为南郡太守。

身死矣，犹念友之无妇乎！其情乃胜于父母。